

人的意思，問題不在我們對於蘇聯在過去與目前粉碎被壓迫的匈牙利人民的活動的嫌惡能够表示得如何強硬。本人要說，問題在我們可以做什麼事幫助匈牙利恢復自由。

一二五．我國代表團向大會推崇此刻在我們面前的決議草案。我們相信通過這決議草案是大會設

立的五國委員會提出報告書後的自然結果。但是我們相信這報告書含有更廣泛和更實際的意義。我們希望在本大會內外擔負重大國際責任的人徹底研究這些意義。

午後十二時四十五分散會

第六七〇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 Prince WAN WAITHAYAKON (泰國)

議程項目六十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大會第二緊急特別屆會所審議之問題(續前)

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報告書 (A/3592)

一．Mr. MOD (匈牙利)：大會既對匈牙利政府的一再抗議置之不理，所以我要求發言以便申明我國政府的立場。

二．大會第十一屆會通過了決議案一一三二(十一)，設置一個由委員五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來調查匈牙利問題，並“在匈牙利及其他地點設法維持直接觀察制度，斟酌情形，錄取證詞、蒐集證據、收受情報、俾向大會第十一屆會報告調查結果……”這個決議案顯然與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所定下的基本原則不相符，因為第七項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

三．匈牙利政府要再度申明，大會設置那個特別委員會是違反憲章基本原則的，構成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內政的干涉；委員會的活動因此是非法的。匈牙利政府尊重聯合國，認為這個原為達成人類共同目標而建立的組織竟被利用來干涉匈牙利的內政，甚為可惜。

四．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報告書載有許多失實與誣蔑的言詞，因此，匈牙利政府認為它理應申明下列各項事實。

五．第一，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匈牙利境內的武裝叛變，想用暴力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及社會秩序，恢復以前的 Horthy 派法西斯政權，是以匈牙利人民的社會進步為其進攻對象的；換句話說，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在匈牙利發生的是一個反革命。

六．第二，那個反革命叛變是西方帝國主義者所準備、發動、支援的。

七．第三，在匈牙利境內組織和領導那次反革命的都是以前特權階級的成員——失去了特權的封建貴族分子——及失去了權位的 Horthy 派法西斯分子。

八．第四，Imre Nagy 和同他一起滲入政府的一羣人，從事背信、叛國、反憲法的活動，幫助了那次的武裝反革命叛變。

九．第五，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在反革命叛變期間及以後所採的措施是以憲法——憲法忠實地表現並且保障了匈牙利人民的利益——課予政府的義務為根據的。採取那些措施的目的是在維持國內的法律與秩序。

一〇．第六，根據匈牙利政府所負的國際義務，它也必須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復活。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同盟及參戰國在巴黎簽訂的和約第四條規定：

“匈牙利既已遵照休戰協定，採取措施，解散匈牙利境內一切政治、軍事或同軍事之法西斯式組織，並解散所有從事敵視聯合國宣傳

包括修改主義宣傳在內之其他組織，今後對於此類以剝奪人民民主權利爲目的之組織，不得容許其存在活動。”

一一．第七，根據聯合國憲章，任何匈牙利政府也都同樣負有防止法西斯主義復活的義務。

一二．第八，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依照憲法和國際義務及其本國的法律遂對反革命叛亂採取行動。匈牙利政府深知這次叛亂是西方帝國主義分子所鼓動的，而且也是對於和平的一個嚴重威脅，所以，以華沙條約簽字國的地位，請求蘇聯政府將其依據該條約派駐在匈牙利境內的蘇聯軍隊撥歸匈牙利政府調遣。匈牙利軍隊在蘇軍協助之下，肅清了反革命，並且恢復了法律及秩序。匈牙利反革命的肅清乃是屬於匈牙利國內管轄的事件。匈牙利政府在行動上只能對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國民大會負責。

一三．第九，同特別委員會歪曲渲染的匈牙利情形相反，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勞動人民事實上已經重新建立了匈牙利的憲法及法律秩序。匈牙利的經濟狀況已經穩定。人民的政治、文化及經濟生活已經恢復常態。

一四．下列事實可以證明上述各點的正確。

一五．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帝國主義分子曾經屢次企圖干涉匈牙利的內政。在匈牙利解放後最初數年間，帝國主義分子仍然以爲匈牙利國內殘餘的 Horthy 派法西斯勢力還可以在他們支持之下，藉國內陰謀，將 Horthy 政權恢復。Ferenc Nagy 勾結當時駐布達佩斯美國公使 Mr. Chapin 所準備的政變計劃便是這種陰謀之一。那次陰謀是美國使館現在違反國際法藏匿的 Jozsef Mindszenty 與美國使館直接合作策劃的。

一六．數十百萬痛恨法西斯主義者的美國人和英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法西斯主義作戰，作了重大的犧牲，但是美國帝國主義分子欺騙着這些人，却在他們佔領的地方糾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被驅逐到西方的許多武裝法西斯部隊，而且現在仍讓這些人保留武裝，住在他們在奧地利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境內，所建立和所管理的中心與軍營裏面，尤其是在 Frankfurt-am-Main, Düsseldorf, Reichenbach, Kaiserslautern, Stuttgart, Salzburg 等地方。從那裏他們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進行間諜及顛覆活動。西德境內的軍事及間諜組織受慕尼黑 Maria Theresien 街四十三號的一個機關指揮。那個機關的最近美國首領之一就是 Lieutenant Colonel

Singer。這些組織在工作上常用種種假名稱以資掩護。例如設在辛杜爾夫 Zindorf Altverdr 街八號的一個青年中心實際上便是美國反間諜團的一個學校。主其事者是一個祖籍德國的 Mr. Reicher。

一七．有人說去年秋天在匈牙利發生的是一種不約而同的民衆自發暴動。但和那種故意捏造的謊話相反，事實已經毫無可疑義地證明，十月二十三日夜對於首都周圍二十七公里以內各重要政府及軍事設備同時發動的武裝進攻，是按照預定軍事計劃進行的。無線電台、國際電話局、火車站及其他鐵路中心均被包圍。事前準備組織好了的突擊隊進攻第八、第九、第十二及第十三區的兵營，第九區的軍械庫，第二、第八、第十一及第十三區的軍事目標及第二、第七及第十三區的停車場。

一八．第二次世界戰爭後立被取締的政黨，在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間又相繼恢復，這件事也強調了那次武裝叛亂的反革命性質。那個期間，十七個反動的法西斯黨設立了總部，恢復了活動。單舉其中的兩個政黨來說：一個就是聲名狼藉的匈牙利生活黨——Horthy 政黨——一個就是標榜種族主義的基督教陣線。全國各地另有許多法西斯黨也都復活了。箭十字黨(Arrow Cross Party)那個爲國際輿論所熟知的納粹黨又在 Komarom 縣的 Szomod 及 Tet、Gyor 縣的 Tet 和許多其他地方，重新組織起來。万字旗於是重現於人家的牆頭上。自從摧殘人民種種成就的法西斯及反動黨派出現以後，褊狹的愛國主義、復土主義、反猶太主義以及白色恐怖也都一齊出現。

一九．在布達佩斯及各省，反革命分子所屠殺的各色各樣進步人士數以百計，還有一些受過獎賞的工人、農業合作社的主席及公務人員也遭了殺害。在 Papa 及 Miskolc，他們殺死了不少工人，唯一的理由是這些工人是猶太人。在布達佩斯他們監禁了一千七百人，另外各省被判死刑的共達三千人以上；若不是因爲工農革命政府及時採取行動，這些人便斷送了性命。被殺害的人員中沒有一個是工業家、是地主、或是 Horthy 執政時期的政府官吏。

二〇．人民自動起事之說的虛妄可由下述事實證明：反革命隊伍爲了增加他們的勢力，有計劃地釋放了戰犯及反叛人民罪犯（法西斯分子、間諜、叛徒等）三千三百二十四名，並且釋放了普通罪犯（定了罪的殺人犯、小偷、強盜等）九千九百六十二名。囚犯釋放後，他們立即給以鎗械。UNOG Library

二一．反革命隊伍到處劫掠、放火。他們搶劫了 Corvin 商店及許多其他店舖，並將這些店舖放火焚燒。他們還焚毀了國立博物館，Royal 旅館及許多其他公共建築物。單就偷竊及毀壞的物品而言，價值就有幾十萬佛阿林(匈牙利幣名)。這次反革命造成的全部損失據估計共達二百二十萬萬佛阿林。

二二．將近十八萬人（包括三萬以上未成年的兒童）受了挑撥慫恿，信了西方帝國主義分子不負責任的騙人諾言，離開了他們的祖國，現在却淪落在異鄉，幾乎個個墮入窮苦不堪的境地。

二三．Imre Nagy 和他在政府內的一幫人用違反憲法的行動，打擊了合法秩序，支持了那次反革命。Imre Nagy 採取的非法違憲措施主要的共有下列幾項。

二四．第一，他對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國民大會置之不顧，而且甚至採取狂妄措施，想把它解散。

二五．第二，他把部長會議棄置一旁，凡所採取的措施概不提請部長會議核准。

二六．第三，他使政府的工作陷於停頓，而憑一個核心內閣的協助來實行違憲統治。

二七．第四，尤有甚者，他最後居然違反國民大會通過的一九五五年第三件法案的規定，違反國際法，撕毀華沙條約，強迫蘇聯軍隊自布達佩斯撤退。由上所述，Imre Nagy 和他那班背信負義嘍囉的奸詐叛國是很顯然的。

二八．美國和其他大國的帝國主義分子，上面已經說過，多年來不顧和約的規定，幫助並且組織法西斯宣傳，為去年十月的反革命叛變作準備。這由下面的事實即可證明。

二九．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帝國主義分子便拿出巨款作為對人民民主國家進行顛覆活動的經費。後來美國參議院又在一九五一年通過了共同安全法案，其中規定每年撥款一萬萬美元（自一九五六年起每年增為一萬二千五百萬）來對人民民主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三〇．一九五〇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洛治”Lodge 法案，旨在便利招募反共隊伍。反共隊伍人數原定一萬二千五百人，但是後來增為二萬五千人。隊伍人員是從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難民中招募的。這些人受了種種訓練並在美國軍隊中服務後，便獲得美國公民資格。

三一．一個分作兩個階段來推翻人民民主國家政權的戰畧計劃擬定了。根據這個計劃，帝國主義分子對於人民民主國家內部凡是可以發動起來打擊這些國家的力量一概予以全力支持。

三二．此外，為了執行他們的戰畧計劃並且為了增進他們這種顛覆活動的效能起見，他們還在慕尼黑設立了一個煽惑宣傳中心，在工作上與間諜及顛覆活動組織中心密切合作。他們經營兩個無線電台：自由歐洲廣播電台（Radio Free Europe）及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二者廣播種種毀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權與政府的節目，鼓勵反革命分子，號召他們起來推翻那個政權。在那次反革命事變期間，這兩個電台指揮叛徒活動，起了領導作用。

三三．舉凡叛徒所採取的戰術以及所提出的要求都是自由歐洲廣播電台的 Colonel Bell 定下的。我們知道此人服務於美國的一個間諜機關。例如當匈牙利政府為避免繼續流血而下令停火的時候，政府軍隊遵命停火了，但是 Colonel Bell 却教叛徒不要遵命停火、不要放下武器、而要繼續戰鬥，直到法律秩序完全破壞為止。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派了間諜及搗亂人員到匈牙利，並由那般人員協助組成了白色游擊隊（White Partisans）及忠義運動（Fidelity Movement）等反革命組織。它們的活動是由自由歐洲廣播電台指揮的。該電台用密碼廣播同派到匈牙利的反政府隊伍保持聯絡。

三四．慕尼黑宣傳中心還組織了輕氣球運動，在匈牙利境內散佈傳單。他們還用了氣球來散播帝國主義者所設種種反革命組織的傳單，一九五六年初在“民族抵抗運動”名義下組織的一個法西斯運動的傳單也在其中。那些傳單是在慕尼黑刊印的。

三五．反革命流亡分子的參謀部是由匈牙利逃亡國外的政客組成的，其任務在恢復已經死去了的 Horthy 及 Szalasi 政權。參謀部得到了應有盡有的物質便利，由美國到匈牙利邊境來去自由。它公開地支持下列法西斯流亡組織：以 Horthy 派 Colonel-General Ferenc Kisbarnaki-Farkas 為首的匈牙利自由運動，以 Horthy 派 Major-General Ardras Zako 為首的匈牙利戰士兄弟會，及以 Horthy 派 Colonel-General Hugo Szonyi 為首的集團。此外，它並且支持匈牙利主義運動。那個運動奉行 Szalasi 的希特勒主義政策，並在 Salzburg 發行了一個報紙。

三六．若干西方國家駐布達佩斯使館的文武官員和這些組織狼狽為奸。他們利用他們關於匈牙利

內政問題的情報製定了一個推翻匈牙利法律秩序的計劃。美國使館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發出的 A-349 號電報中即曾對於此事提出一個建議。一九五三年，美國駐布達佩斯公使 Mr. Christian M. Ravendal 和使館參贊 Mr. George M. Abbott 還擬定了一個推翻匈牙利憲法秩序的詳細計劃。這些報告書載有如何阻撓匈牙利經濟政治發展的策略綱要，被美國政府採納為官方政策。

三七．某些西方國家的若干使館官員在進行間諜活動時當場被捕，因而被匈牙利驅逐出境。在反革命事變前後及反革命事變期間，這些使館都同設在匈牙利境內的反革命組織保持密切關係，給它們供獻意見，替它們之間建立聯繫。例如，在反革命事變期間，布達佩斯英國使館陸軍武官 Colonel J. N. Cowley 即同那次武裝叛變的一個軍事領袖 Pal Maleter 保持經常接觸。同時他還積極蒐集關於匈牙利人民軍隊裝備的情報。Maleter 和 Cowley 會面一次以後，自由歐洲廣播電台接着便要求委派 Maleter 為國防部長。

三八．在反革命事變期間，布達佩斯美國使館裝設兩架祕密無線電收發報機，用以發送報告，發送及收受情報。

三九．在反革命事變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分子從奧地利、西德和其他地方派了大批法西斯分子到匈牙利，並且用了紅十字會車輛運送武器給那些叛徒。匈牙利當局查獲了不少出自西方國家的武器，內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從未使用過的武器若干種，例如美國製美國卡賓手提機關鎗，德國製 M-P 44 卡賓鎗，英國製新式湯姆遜手提機關鎗及西德製毛瑟自動手鎗便是。

四〇．在反革命事變期間及以後，許多早就在西德及奧地利編組好了的武裝隊伍都被派到匈牙利去。這項事實證明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無恥干涉。在為首人物中，匈牙利當局捕獲了 Jozsef Katona。他曾經帶領三十五人穿過匈牙利的邊境。這一羣人是 Caritas 那個設在 Salzburg 為美國間諜作掩護的組織派出來的。曾任所謂 Strasbourg 革命委員會委員的 Janos Nagy 也承認有隊伍三百人被派到匈牙利去。

四一．西方的干涉還有另一證據。在反革命事變期間，許多 Horthy 派的政客如 Count Apponyi 及 Count Fesztes 等都被派到匈牙利去了。Duke Lowenstein 曾到布達佩斯同 Mindszenty 舉行會

談。Ferenc Nagy 也匆匆趕到維也納。但他不能再向前走，於是他就從維也納用電話向他在布達佩斯城內的支持者，指示機宜。

四二．當帝國主義政治領袖看到反革命分子頗為成功的時候，他們便不再隱藏那次反革命是他們策劃的事實了。美國國務卿的兄弟、美國情報組織的首領 Allen Dulles 在答覆記者詢問的時候說過，匈牙利事變未發生之前他早就知道了。倫敦廣播電台那時也不想遮掩它的目標：現在它雖然說那次叛亂是自發的，但在去年十月許多次廣播中它却大聲疾呼要摧毀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機構。

四三．由於西方干涉的結果，匈牙利獨立與人類和平便直接遭受威脅。匈牙利人民面臨着法西斯主義即將竊據政權的危險。Imre Nagy 又任意撕毀了國民大會同意批准的華沙條約，於是這種危險更加迫在眉睫。同時，帝國主義分子還授意某些人在匈牙利西部成立了一個對立政府，目的是要把匈牙利分裂為二。

四四．在這種情勢下，為了恢復國家的憲法秩序，為了避免戰爭，十六個忠於其就職誓詞的政府部長便對那奸險的 Imre Nagy 集團回戈相向。十一月三日，他們改組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定名為工農革命政府。政府人員由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主席團任命後，隨即正式宣誓就職。

四五．工農革命政府對反革命勢力展開鬥爭；它廢除了 Imre Nagy 及其嘍囉的非法及違憲措施，並且要求蘇聯政府命令駐在匈牙利境內的蘇聯軍隊繼續支持布達佩斯匈牙利軍隊的戰鬥。

四六．十一月四日以後，工農革命政府恢復了國內的憲法秩序。它並且用種種政治及經濟措施，取得了勞動大眾的信心。數十萬人參加各種集會以及生產成績優良的事實，就是勞動大眾信任政府的證明。本年八月，工業出品已經達到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八。銀行存款及節約儲金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曾經減低一半，現在却比去年十月以前的水平超出了百分之一點五，這便是經濟情形健全和全國信心日增的另一個標誌。本年上半年稅收總額也較去年同一時期增高百分之六點二。

四七．國民大會共有代表二九八人，在一九五七年五月舉行屆會時，實到二九三人，一致贊成並核准了政府的政策及其所採的各項措施。

四八．人民信任政府的一個無可爭辯的標誌就是本年春天舉行的地方參議會選舉的結果。那次選舉的目的乃在補足百分之七點七的缺額。登記的選民共有二六五,六三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四點九五都會投票。選舉採無記名投票制,投票贊成人民陣線候選人者佔全體投票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九點四。

四九．某些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不甘自認失敗,仍在繼續進行他們的挑撥離間宣傳。那便是特別委員會報告書的目的,其用意不是調查事實而是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作反宣傳。這一點,單從大會尚未對該報告書表明立場以前報告書就已大量用數種語文印行的事實,便可證明。這種行徑也損害了聯合國的聲譽。英國外交部長違反外交慣例,為聯合王國出版的報告書縮本寫了一篇序文,也無非是為了這種宣傳作用。

五〇．特別委員會的組成分子及其在所謂“調查”中所用的方法既與憲章的原則相牴觸,也和國際法的慣例相違背。關於委員會的組成情形,主席一職竟讓 Mr. Andersen 充任,是有深遠意味的,因為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身任丹麥國防部長,讓希特勒軍隊輕易佔領了丹麥,把它拱手送給那為禍歐洲人民以及匈牙利人民的納粹軍隊。

五一．至於工作方面,委員會的報告書以匿名證人或以 Bela Kiraly 那樣一類已經揭露了間諜身分並經匈牙利定罪的人物之證詞為根據,也是有其深遠意味的。特別委員會報告書十分重視 Anna Kethly 的陳述,始終稱她是 Imre Nagy 政府的一個部長。實則 Imre Nagy 政府雖曾邀她出席部長會議,但她却從未正式宣誓任職(匈牙利當局現有文件可資證明),因為十月三十日她已經離開了匈牙利,根本就未被正式任命為匈牙利政府的官員。

五二．為了這些緣故,匈牙利政府對於特別委員會所採用的方法,理合認為是聯合國所不應取的。Mr. Hammarskjold 倘如接受匈牙利政府的邀請,去到匈牙利,便可以親自證明委員會報告書中所載各項言論的虛妄。

五三．匈牙利政府認為大會務應採取下列決定：一,宣佈特別委員會的設置不合於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將決議案一一三二(十一)取消,並將特別委員會解散；二,斥特別委員會報告書為干涉匈牙利內政、從事毀謗及煽動戰爭,並譴責多年來顛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制、干涉匈牙利主權國家內政、因而危及和平的帝國主義勢力；三,促請

有關各國政府取締自由歐洲廣播電台那一類旨在對匈牙利進行顛覆活動的組織,譴責美國政府所採的手段,並要求該政府停付一九五一年共同安全法案為顛覆他國國內制度而撥劃的款項。

五四．匈牙利政府並且認為大會為和平的利益計務應轉移它的注意力於核武器的取締問題、至為重要的裁軍問題、以及特別威脅到匈牙利人民和平的德國重整軍備之禁止問題。

五五．匈牙利政府支持若干會員國的提議,認為大會應將帝國主義對阿爾及利亞,賽普勒斯及渥曼之殘暴侵畧諸問題列入議程。

五六．最後,匈牙利政府敬謹提議,大會應當促請所有有關西方國家政府准許並鼓勵現在居住各該國境內的未成年匈牙利人一律返回本國,並將所有不許現在流落西方國家境內,大失所望的匈牙利人返回本國的非法、不人道規定,悉數廢除。

五七．我希望各會員國體會匈牙利政府聲明的旨趣,並且根據這個聲明來重新考慮它們的既定立場。我並且保留必要時匈牙利代表團再度發言的權利。

五八．主席：請丹麥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五九．Mr. ESKEKUND (丹麥)：剛才代表匈牙利現政權發言的那位先生說了一大堆駭人聽聞的話。關於他這些話,我只想聲明一句,就本人所可判定的來說,其中沒有一點不是已經特別委員會報告書[A/3592]駁斥過的。除此之外,他還居然對於特別委員會的主席加以私人攻擊。這種攻擊是不很光明正大的,本人要提出最強烈的抗議。數週以前,我國政府從匈牙利外交部長的一項聲明裏看出,委員會主席個人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目標,當會向匈牙利政府強烈抗議了這種誣蔑運動。

六〇．匈牙利現政權代表關於此事所說的話,除了沒有一句屬實以外,我還要指明這些話以及那些曾在匈牙利國內重複說出的話,無非是根據那一位因撰文毀謗一九四〇年丹麥政府而在兩月前被判處徒刑四個月的人物所發表的幾篇文章。所以這種攻擊所依據的材料來源是最卑污不過的,我想單憑這項事實便足以證明這種攻擊的無稽,把它提到大會上來也決沒有光明正大的動機可言。

六一．Mr. MALOLES (菲律賓)：本大會各代表幾乎異口同聲贊許了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報告書,現在我也想表示我國對於這個報告書的深切

信心。報告書內容信實正確，我們認為沒有絲毫可以疑懼之處；那是一個完整、徹底、立論有據、無瑕可擊的報告書。在證據的有效鋪陳上，它發出了真理與公道的聲音。

六二．這個報告書所敘述的故事並不新奇；事實上那是一國人民在追求合法願望途中遭受無情鎮壓的一個典型故事。特別委員會無可批評地確定了匈牙利事變乃是真正的革命，因為它是不可忍受的長期冤情所激起的，有廣大人民的全力支持的。這個定義，無論衡諸馬克斯主義或任何其他標準，都可以成立。特別委員會並且確定了——甚至更加堅實地確定了——蘇聯干涉及由干涉而起的一連串結果的事實：鎮壓、繼續不斷地違反基本人權，將匈牙利愛國志士大批地放逐出境。

六三．菲律賓代表團深以能和其他國家一同提出這個關於匈牙利的決議草案[A/3658 and Add. 1]為榮幸。這是三十七個國家提出的一個集體意見，指望大多數愛好自由的國家贊成這個決議草案，將這個問題提交大會第十二屆會，同時並核准特別委員會報告書及該委員會的結論。這個集體意見充分表現了聯合國念念不忘的決心，要把憲章變成一篇有生命的文獻，永保各國人民的權利與自由，不因信仰、種族、宗教或膚色而有所軒輊。

六四．大會目前的問題是保全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問題。一國在他國境內進行大規模武裝干涉，而且公然自承有意干涉該國內政，如果借用委員會的話，甚至按照蘇聯自己替侵略所下的定義，也必然構成一樁關係整個國際社會的事件。目前的問題不只是蘇聯武裝干涉匈牙利的個別問題，而還是一個大國武裝干涉一個小國內政的當與不當、合不合道義、合不合法的問題。如此說來，這個問題對於所有想在憲章屏範以內保全它們自由的各小國——我們這裏的小國為數實不少——而言，便不能不變成一個最關心的問題。即對那些沒有核子潛力或自衛軍事力量，只能訴諸世界輿論及世人道德正義感，依之為它們唯一屏範保障的國家來說，這個問題也是一個特別關心的事情。這樣看來，這個決議草案是極其重要的。

六五．說蘇聯軍隊的使用係應匈牙利政府當局的要求，合乎華沙條約所定的義務，是不成為回答、不成為理由的。這只能說是借口，却決不能說是理由。無論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簽訂的華沙條約，或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簽訂的匈牙利和約，甚

或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簽訂的蘇匈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都沒有片文隻字可以勉強附會曲解為蘇聯進行武裝干涉採取壓制手段，來剝奪匈牙利自由獨立和剝奪匈牙利人民行使基本自由權利的理由。

六六．根據匈牙利和約的規定，在匈牙利駐紮的蘇聯軍隊只限於“為維持蘇軍與奧地利境內蘇軍佔領區間交通線所需的軍隊”（第二十二條）。但自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奧地利國約簽訂以後，佔領奧國已告結束，而最後的蘇聯部隊亦已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撤離維也納，故蘇聯軍隊早已沒有再在匈牙利駐紮的必要。

六七．在這裏我們不妨重新提一提我認為與本案極有關係的一點。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即在奧地利國約簽字的前一天，蘇聯及匈牙利兩國政府連同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及羅馬尼亞六國政府簽訂了通稱華沙條約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六八．這個條約於一九五五年六月五日生效，為期二十年，據條約前文說，“西歐聯盟”的成立乃是這個條約所以簽訂的原因。不過這個條約決難援為任何干涉行為的根據，更不用說使用軍隊了。相反地，華沙條約的規定簽約國應照聯合國的憲章行事，而憲章中的一條重要規定却是爭端當事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條約的前文及第八條都鄭重申明簽約國彼此尊重“國家的獨立及主權，不得干涉其內政。”

六九．蘇聯的武裝殘暴干涉以及隨之而在匈牙利發生的流血事件，正是蘇聯所不應採取的行動，但它却不顧世界輿論及華沙條約畢竟採取了。把條約作相反的解釋，再也找不到一個比這還要明顯還要刺目的實例了，再也沒有一個比這還有歷史興趣的實例了。

七〇．固然依照華沙條約第三條及第四條的規定，立即會商是可以的，個別地或與華沙條約其他簽約國一致進行立即援助，包括使用軍隊在內，也是容許的；但是——而這却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只有在歐洲發生了一國或一羣國家攻擊一個或數個簽約國的時候方才可以這樣作。此項權利的行使是以依照憲章第五十一條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權利為先決條件的。

七一．匈牙利一案具備這些條件嗎？匈牙利曾有遭受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或國家集團的武裝攻擊的危險嗎？誰也不會不同意，唯一可以想到的攻擊或

攻擊的危險便是蘇聯軍隊的武裝攻擊。匈牙利當時沒有，也從來沒有遭受任何別個國家攻擊的危險。當時發生的戰鬥——那樣一個以強凌弱而且顯然無可原恕的戰鬥——是優勢蘇軍裝甲師團同匈牙利工人、農民、學生及平民的衝突，同無產階級人民的衝突。他們原望共產主義加以保護，現在却被蘇軍狂妄地、無情地施以屠殺。據權威的報告，不到幾天便有二萬六千人在這野蠻的大屠殺中犧牲了性命。難道這是憲章第五十一條所規定的那種自衛嗎？果然如此，我們現在就應當把憲章仔細考較一番，看看可否有何改正使它符合匈牙利的情勢。

七二．蘇聯聲稱匈牙利政府根據華沙條約要求蘇聯軍隊協助，藉以避免繼續流血，並維護民主秩序及人民權力。我們現在準備把駁斥這種說法的理由綜述一遍。這些理由不辯自明是不用解釋的：一，匈牙利和約第二條保證匈牙利人民享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二，華沙條約的原則及性質是一個禦防外來侵略的協定——這是我們不要忘記的一點；三，根據一個禦防外來侵略的同盟條約而駐紮在一個外國國境內的軍隊不得用以鎮壓旨在改換政權的一個民衆運動；四，Kadar 政府在要求軍事協助時其本身是否係依照憲法而成立的便很可疑；五，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禁止使用威脅或武力來侵害任何國家的政治獨立。由於這項規定被違反了，所以大會十二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一一三一（十一）鄭重宣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使用武力對付匈牙利人民係侵犯匈牙利之政治獨立。”同時那個決議案還譴責蘇聯，說它剝奪匈牙利的自由與獨立及匈牙利人民基本權利的行使，違反了聯合國的憲章。

七三．自稱 Kadar 政府出席大會代表的那一位說，依照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聯合國不能干涉屬於國內管轄的事件。但是依照同項的規定，這個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根據第七章第五十一條，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憲章不得禁止其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會員國因行使此項權利而採取之辦法，亦不得影響安全理事會採取其所認為必要行動之權責。另一方面，第十條規定大會得討論憲章範圍內之任何問題或事項，並得提出對各該問題或事項之建議。那些事項是大會可以提出建議的呢？讓我們查閱憲章第一條所載聯合國的宗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

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那些權力是很廣大的。我認為本組織具有其本身存在所必有的一切自然權力，可以實現憲章的宗旨。這已是無可爭辯了。

七四．基於上述各節，可見 Nagy 政府——匈牙利的合法政府——所努力爭取的是要蘇軍撤退而不是要它干涉；Kadar 政府不僅是蘇聯軍隊強制樹立的，而且它在請求蘇軍統帥部干涉的時候，根據匈牙利憲法，也談不到什麼合法地位。

七五．蘇軍干涉的唯一原因是蘇聯想要挽救一個政權，並在它的控制區域內保留一個軍事同盟。由於這種行動，蘇聯便違反了憲章、違反了華沙條約、而且也偏偏違反了一九五六年它自己向聯合國確立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提出的侵略定義。蘇聯那年提議直接攻擊或間接侵略不得以“任何國家之內部情勢”——包括“任何革命或反革命運動、內戰、秩序紊亂、或罷工在內”——及“任何國家所建立或維持之某種政治、經濟或社會制度為理由”[A/3574, 附件貳]。釣魚只能釣它的嘴巴——現在蘇聯却用它自己的魚鈎釣住了它自己的嘴巴。

七六．菲律賓代表團對於特別委員會用以評定它所獲大量口頭及書面證據的客觀方式與態度，深感滿意。舉凡證據的性質、證據的來源、它的可信程度、它的作證價值、都按它立論是否合理和是否聯貫來一一加以考驗，不帶絲毫的意氣，不帶絲毫的成見。只有經過了最審慎、最徹底、其精審程度連最好的國際法庭也無以過之的往復推驗，然後委員會才達到了它的結論。任何有關、中肯或重要的證據都沒有逃脫它的明鑑。我國代表團堅信比這還要超卓或信實的評定是決無可能的。

七七．至於匈牙利及蘇聯兩國政府不肯合作，以致委員會無從獲得有關證據一事，是無關輕重的，因為凡是具有價值的證據，都已經委員會搜羅採擇了。

七八．它獲有比利時、法國、義大利、荷蘭、聯合王國及美國等國政府外交代表在事變發生時就地撰寫的客觀外交報告；它獲有各色人等的證詞，諸如共產黨籍與非共產黨籍的熟練與非熟練工人、匈牙利 Petofi 社的社員、工人委員會的領袖、工程師、技術人員、知識分子、士兵、軍官、流放蘇聯而倖得逃脫的人士、在匈牙利擔任紅十字會工作的醫生及護士、以及信奉各種不同宗教的匈牙利人，

其中沒有一個是在十月革命以前離開匈牙利的。有些證人在十一月事變後便逃出了，其中有一個人並曾一度回到匈牙利去把他的家屬及親友接出來。

七九．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書面證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匈牙利官方英文及匈牙利文廣播的收聽報告、革命期間的非官方廣播、現有的匈牙利官方文件、包括匈牙利公報若干期、匈牙利白皮書，及匈牙利政府正式聲明在內。委員會曾請祕書長轉向匈牙利政府及羅馬尼亞政府提出正式要求，請其准許委員會在匈牙利境內進行事實調查。我說羅馬尼亞，因為其時 Mr. Nagy 湊巧正在該國。所有這些要求均遭拒絕。

八〇．因為委員會已經有了詳盡的文獻，所以委員會認為——這是無可懷疑的一點——縱然蘇聯及匈牙利政府提供資料，除對報告書中的若干個別細節有所增益而外，也決不會改變委員會的主要結論。至於這次調查之含有片面調查的性質，那是無關重要的。要點倒在這裏：被告政府雖然得到種種機會可以提出證據，但是它們却未曾提出，而且一直拒絕提出。大家不能單因這個理由而便懷疑委員會結論的真實。從委員會所獲文獻的廣博情形及所搜證據的明確程度看，委員會結論的正確是不容有何疑問的。錫蘭是一個在政治上頗為敏感的國家，其代表曾出席委員會，並對它所得到的結論表示贊同，這個事實也使我们不能不深感委員會調查程序的大公無私。

八一．回到 Kadar 政府代表所發表的若干言論。據他說這次革命乃是反動分子及帝國主義者鬧出的勾當，他們希圖恢復舊有的法西斯秩序。但是特別委員會却認為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而且事實及證據也證明其確係如此，因為革命發生期間所有匈牙利境內的軍營與機場都在蘇聯的監視及控制之下。

八二．那次起事事前並沒有計劃。它具有突然自動暴發事件的特徵。另一方面，蘇聯當局却在十月二十日就已採取步驟來干涉匈牙利了。現有證據證明，第一次干涉曾經使用了原在匈牙利國境以外的蘇軍。十月二十三日的和平遊行，若不是因為保安警察（實即祕密警察開鎗射擊）一批集聚在某個公共建築物前面的手無寸鐵的羣衆，也決不會變成武裝起事的。這種局面由於蘇軍坦克車不到數小時便立即出動而益趨嚴重。那是十月二十三日的時候——連所謂請求干涉的要求也還沒有提出呢。

八三．至於 Kadar 政府顛倒黑白、歪曲事實的種種說法，我準備留待在座其他代表來指出，並且一一予以駁斥。此刻我只能說，這種希圖混淆事實、歸咎他國的政策，是不會有助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實現世界和平的。

八四．其他控告，如說美國政府在慕尼黑、西德其他處所及奧地利設有間諜學校，並曾積極干預此次事變等等，也是毫無根據的。在我們特設政治委員會討論所謂美國干涉蘇聯及其他附庸國內政問題時，蘇聯曾經提出過同樣的控訴。而該委員會因其毫無根據，已將該案完全擯棄。就目下這個問題而言，委員會的那個決定至少具有已決案件的性質。

八五．現在我們收到了一個決議草案，其中重申本大會的基本建議，並擬委派大會主席為特派代表，負責設法實現聯合國想在匈牙利實現的目標。我國代表團堅信這是大會可以替匈牙利人民採取的最起碼措施，而且相信就目前來說，為使世人不致忘記匈牙利愛國志士的悲慘命運和他們所奮力爭取的人類共同理想起見，最切實的辦法也無過於此。我們認為我們同時還不應忘記匈牙利人民起義慘遭殘暴不仁鎮壓的情景，而就那些對於共產黨手段真實性質也許尚懷若干幻想的人士來說，那種情景至少也是一個警告。

八六．我們相信在座其他代表團——我們希望所有的代表團——都贊同我們的意見，支持目下這個決議草案。

八七．蘇聯常常宣稱它是和平的擁護者；它主張國際友善及平等；它維護基本自由。可是就在它說這種話的時候，我們却親見它壓制他國的自由，並以武裝干涉方式來繼續壓制他國人民實現這些自由的願望與意志。

八八．蘇聯這種有名無實的空話，這種侈談和平與友好的虛偽高調，實使世人大惑不解。世人倒希望這些話多少有一部分變成實際行動，倒希望 Mr. Khrushchev 所極力表白但却不能令人信服的那種誠意與好感能有一點具體表現。

八九．世人已經厭倦了國際雙簧。他們對於 Mr. Kadar 說的話不感興趣；他們倒想知道 Mr. Khrushchev 的真意何在。匈牙利情勢便是考驗這個 Khrushchev 新路線的絕好機會。蘇聯真的希望平息國際緊張局勢嗎？果有誠意，它便應當先從撤退那些根本沒有權利在匈牙利駐紮的蘇聯軍隊做起。它大可以取消一切不許匈牙利人民抬頭的壓迫

手段，給匈牙利人民一個呼吸自由空氣和表現主權意志的新機會。自由選舉——我們說的自由選舉是完全自由而不受外國干涉的選舉，倘若匈牙利人民提出請求時，可由聯合國主持也值得一試。唯有這種自由選舉才能真正反映匈牙利人民的意志。關於匈牙利人民在蘇聯非法干涉期間所受的損失，也不妨研究可否酌予賠償，以資改善現時的政治空氣。

九〇．無論多少賠償都不能消除過去已經加於匈牙利及匈牙利人民的狂暴不義與冤屈。但是如果採取這些辦法並以誠心善意，切實實施，則蘇聯至少可以部分地彌補它對匈牙利所犯的過惡。

九一．現在受考驗的不是蘇聯，也不是匈牙利，而是聯合國，因為這個組織必須極力實現或設法實現憲章的原則，必須切實建立大小各在國際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待遇，才能有它的意義與價值。凡是我們不願他人享有的權利，我們便不能說我們自己應該享有。只有在至高道德的基礎上，只有在各國一律平等享有公道與自由的基礎上，這個組織才值得所有愛好自由人民的擁護。

九二．倘如我們規避我們應盡的職責，倘如我們懼於威勢、不採行動，容忍這個違反我們責任感與正義感的殘暴罪行，而不予以懲處——倘如我們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我們不敢對一個大國提出抗議的緣故，那末我們便由我們自己的行動毀壞了世界秩序的安定，危害了全世界的和平與我們自身的安全。

九三．說到這裏，讓我徵引 Mr. Nagy 在他被捕前所作的最後聲明：

“這次鬥爭乃是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干涉，爭取本身自由的鬥爭。說不定我能够固守我現有崗位的時間只剩下一兩個小時了。全世界都會看到蘇聯軍隊怎樣違反一切條約和公約，粉碎了匈牙利人民的抵抗。全世界也會看到他們怎樣劫持一個聯合國會員國的總理，將他解出了國都。因此，誰也不能懷疑這是最兇殘的干涉……我要求大家把我在廣播中所說的話及我同各位革命領袖在國會舉行會議時所協議的事，一併編入備忘錄。各位領袖應該向世界各國人民求援，並且說明今天雖是匈牙利，明天或後天便要輪到其他國家，因為莫斯科的帝國主義野心是沒有止境的，現在它不過設法爭取時間罷了。”

九四．一九三〇年日本只在滿州打了一下，繼之就有義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侵畧，德國在奧地利及捷克斯拉夫的行動，曾幾何時，艱難締造的國際聯合會便消滅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便爆發了。聯合國的根源在國聯。但願它能紹國聯的理想而不蹈國聯的覆轍。我們人類命運的最後希望便寄托在這個組織上面。請大家拿出耐心來，但是千萬不要爲了缺乏識見或勇氣而危害到這個組織的存在。

九五．Mr. DRAGO（阿根廷）：去年蘇聯軍隊在布達佩斯從事大屠殺並對匈牙利實行軍事佔領的舉動，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憤，而那種公憤在本大會也曾得到有力的表達。大會要求蘇聯軍隊撤退——但蘇軍現仍駐在匈牙利境內——並且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那個不幸國家的事態。

九六．該委員會係由代表世界五大洲的五個國家所組成。經過數月辛勤工作以後，委員會提出了我們現所討論的長篇報告書（A/3592）。這個報告書客觀地分析了辛勤研究得來的事實，並且載有不可爭辯的結論。

九七．報告書充分證明，雖然蘇聯自稱坦克車及軍隊係應匈牙利政府的要求而派出的，實際上在那個所說要求未提出前數日，就已下了動員的命令及準備，同時匈牙利前任總理 Mr. Nagy 又否認曾經提出此項要求，而且關於此項要求也沒有任何紀錄可資爲證。即以所說要求提出日期與蘇軍到達日期相距的時間而論，蘇軍也無從穿過這兩國間所有的距離。

九八．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社論中正確申述了蘇聯干涉的動機。它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匈牙利人民民主國家境內法西斯反動勢力的流血恐怖局面，不能袖手旁觀。這句話便是直認外國干涉匈牙利內政的供狀。

九九．Henry Bonfils 說：“一國國內發生的運動。只要不越出該國的國界，鄰國即不得出而鎮壓。”他這個話是和所有作家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相合的。

一〇〇．Heffter 說過，“一國國君的行爲縱極可惡，只要這種行爲不影響或危害他國國君的權利，他國國君便不因此而享有干涉權，因為任何國君皆不得自命爲他國國君行爲的裁判者。”

一〇一．國際法上認爲唯一可以容許的干涉乃是基於干涉國本身自衛立場的干涉；換句話說，只有當干涉國的權利及安全遭受損害或遭受危險的時

候，才可出而干涉。用 Rivier 的話來說，必須具備實際遭受損害或立將遭受損害的條件。

一〇二．Lord Castlereagh 於他在一八二一年一月十九日分發的通報中用了不同的話表達了同一原則：“只有在其目前安全或基本利益因他國國內變動而遭受嚴重威脅時，各國方得加以干涉。”

一〇三．倘如要我舉一個比較切近的例子，我便可援引蘇聯與南斯拉夫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二日 Belgrade-Brioni 會議終了後所發表的那件聯合聲明，其中明文規定不得“藉口任何理由”採取干涉內政的政策。

一〇四．由蘇聯在匈牙利的侵畧行動看來，用坦克、大砲來強行一種主義，似乎便構成了那件聲明的一個例外。那樣濫用武力實是史無前例。侵入一個從未損害蘇聯的自由國家，將其人民大事屠殺，藉以脅迫他們聽從莫斯科的命令，強迫他們模倣附庸國的榜樣——這種行爲，我已經說過，實使世界人心震驚不已。

一〇五．然而大會此刻也只能依照現在這個決議草案[A/3658 And Add. 1]的辦法，再度譴責蘇聯的行爲和它繼續違抗已通過各決議案的態度。

一〇六．阿根廷已經表示它和匈牙利人民一體同心，把去年悲慘事變後無家可歸的男女婦孺，收容了數百人，現在再向這個爲自由而犧牲的英勇民族表示同情，並且同本大會其他會員國一致希望匈牙利恢復獨立地位再做自己命運的主宰，擺脫它現在所受的壓迫。這是所有自由國家的共同希望，倘如蘇聯尊重世界輿論，它便不能不順從公議，將它的佔領軍撤出匈牙利。

一〇七．Mr. SOBOLE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再度聲明：聯合國討論這個意存挑撥的匈牙利情勢問題乃是一種違反聯合國憲章規定的非法和強橫程序。

一〇八．數月以來，美國、聯合王國、法國及若干其他國家的代表團都把聯合國的講壇用作公然干涉匈牙利內政的跳板，並且用作加緊“冷戰”的工具。當匈牙利境內發生那次外國煽動的反革命事變時，那些國家的代表團便無恥地利用聯合國的講壇來公開地支持那些叛徒，從而燃起並鼓動叛變的火焰。

一〇九．後來推翻匈牙利人民政權的計劃中途流產了，那些代表團便又竭力利用聯合國來誹謗匈牙利的人民和政府，希圖阻撓方在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成果的匈牙利人民，使其不能恢復該國的正常狀態並繼續進行其和平建設事業。那些代表團現更企圖把聯合國變成干涉匈牙利內政，壓迫匈牙利政府的一個永久工具，希望透過聯合國來達到它們憑藉武力叛變所沒有能夠實現的目的。

一一〇．美國及若干其他國家的代表團不願匈牙利政府的抗議及聯合國其他會員國的反對，故意誇大那個挑撥性的匈牙利問題，強制聯合國通過種種違反憲章及國際法的非法決議。

一一一．侵犯匈牙利主權最甚的一項行動就是決定設置所謂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那個委員會倒不如叫做匈牙利內政干涉委員會之爲愈。委員會負有一項特殊任務：在聯合國保護下，從匈牙利人民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敵人那裏，搜羅不利於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權的政治謠言及謗辭，並以“報告書”的名義，把美國及若干其他國家裏面那些向來專門研究“心理戰爭”的組織所準備的資料公布出來。

一二二．在設立那個委員會的時候，蘇聯代表團即已指出[第六三三次會議]它是不合法的，它的設立與活動嚴重違反了憲章，因爲憲章禁止干涉聯合國會員國的內政。該委員會所作的工作適足以再度證明蘇聯代表團見解的正確。委員會所以小題大做只有一個目的：提出資料，用作對社會主義國家展開一個新宣傳運動的口實，其所攻擊的主要目標就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及蘇聯。現在一個對於聯合國聲譽將有無窮損害的文件既經刊布出來，這種努力便達到了極致。

一二三．那個報告書裏面的所謂“情報”不過是把美國宣傳機關在匈牙利事變期間所捏造的謊話與謗詞重新拼湊一番，加以補充而已。現在我們看見 Mr. Lodge 和其他代表都爭先恐後地在他們的陳述內摭拾委員會報告書的內容。報告書歪曲事實的地方，Mr. Lodge 也在他的講詞裏照樣重複。這決不是偶然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們本來同出一源，都是經過美國國務院及美國其他機關裏的政治陰謀專家同意以後捏造出來的。

一二四．在討論本問題的初期，匈牙利、蘇聯及許多其他國家的代表團已經供給了詳細情報，證

明美國宣傳機關關於匈牙利事變的編排無一不是誹謗。然而 Mr. Lodge 和其他代表不顧不可駁辯的事實，仍要重複那些早經證明全屬虛偽的假話。

一一五．我們要告訴這些代表一聲，他們未免徒勞心機。匈牙利境內的反革命事變及其所引起的重大傷亡，應由準備並發動這次叛變的美國及某些其他西方國家的反動階層，負其最大責任。事實具在，想瞞過世界輿論，是辦不到的。

一一六．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查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紐約郵報的證言就够了。據 Marquis Childs 的報告，新聞記者及匈牙利難民都說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尤其是因為它廣播了 Mr. Lodge 在聯合國所說美國決不讓匈牙利失望的話，應負數千匈牙利青年無謂地犧牲了性命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這篇通訊承認那次叛亂不只是自由歐洲廣播電台挑動的，而且還有美國一個官方代表從聯合國講壇上去發言挑動。

一一七．人人知道，在過去十二年中，美國的反動階層公開地以推翻人民民主國家尤其是匈牙利的社會制度和恢復那裏的資本主義制度為目的。

一一八．近年來，這種行為變本加厲，極盡挑撥的能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人民及政府，志切實現經濟發展及增進一般福利的各項計劃，始終堅持那個以經濟及社會制度不同各國彼此和平共存為不二原則的外交政策。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現正努力於各種爭執問題的和平解決，各國友好善鄰關係的建立，及新戰爭危險的祛除。

一一九．這種政策顯然不合西方國家反動階層的脾胃，他們仍然不甘心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世界各地許多國家的覺醒以及它們爭取國家獨立與自由的鬥爭。美國及某些其他國家倡導侵略的人們唯願國際關係惡化，推動“冷戰”，準備並發動一次新的世界戰爭。他們自然忌恨社會主義國家在彼此關係上所表現的友好互助精神。為了制止社會主義的散布，他們便對社會主義國家集中攻擊，努力破壞它們的團結，想把它們一個一個拖出社會主義國家的集團。

一二〇．此時無需再提到美國負責政府領袖如何屢次發出煽動所謂解放的言論，希圖藉以鼓勵對人民民主國家公開及秘密進行的顛覆活動，一心要把那些國家人民所建立的政權推翻。同時我們也不準備詳論美國如何收羅一些自社會主義國家逃出的

國賊與反動分子，組織了一支反革命的祕密隊伍，如何不斷地派遣間諜及搗亂分子到那些國家去，及如何對那些國家進行其他的顛覆活動。這一類的事實，我們前在討論匈牙利問題及大會第十一屆會討論美國干涉社會主義國家內政並對那些國家進行顛覆活動問題時，已經提出過了。從那些事實裏人們可以概見美國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所用的顛覆技術及手段，而在匈牙利境內發生反革命事變的期間那種技術及手段更是暴露無遺，昭然若揭了。

一二一．有許多不可駁辯的事實，證明許久以前美國及若干其他西方國家的反動階層便已經為匈牙利境內的法西斯叛亂作了縝密的準備。法西斯軍事隊伍受了訓練，並在匈牙利的邊界上集中起來；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及美國之音等美國顛覆機關加緊了它們的挑撥煽動工作；法西斯團體的武器軍火供應綫組成了；派到匈牙利去的特務與間諜逐漸加多；此外還有其他種種準備並發動那次叛變的措施。

一二二．這是已經由粉碎匈牙利境內反革命叛亂後所獲得的文件及資料證實了的。不要說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客觀觀察家的言論，就是美國報紙也無法掩蓋此項事實。例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刊載 Paul Wohl 所撰一篇文章，其中便率直地說：

“據最近到達美國並與前任總理 Imre Nagy 所組政府很接近的匈牙利人報稱，獨立運動的領袖倘如早知不能從西方獲得軍事援助，他們也就不會那樣反抗蘇聯了。”

顯然他們事前得到了許諾。那篇文章的作者又說他和曾經參與那次反革命叛變的人——包括與 Nagy 接近的人——談話後，得到這樣一個結論：那次叛變事前曾有縝密的準備，為首人物包括共產黨中的反對派分子、無黨派的知識分子、小農黨（Smallholders Party）及其他參加戰後政府各黨派的黨員。

一二三．特別委員會報告書所刻意傳佈的“人民自發暴動”的荒誕故事，久已被拆穿了。報告書自然不說叛亂分子受着一個陸軍司令部的指揮，也不說他們事前就決定了攻擊布達佩斯及其他城市的什麼目標。其實，他們還會動員運輸工具來輸送武器，而且分發武器的中心也早就設立了。一聲號令，以前趕出國的法西斯黨徒及反動流氓便都成羣結隊湧到匈牙利來。

一二四．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紐約時報登載它的通訊員 Paul Hoffman 自維也納發來的電報，其中說道：

“奧地利方面說，匈牙利青年四五十人，自其所住的奧境難民營逃出，於今晨非法越界進入匈牙利。又說，這些匈牙利青年曾經表示有意參加‘自由戰士’的隊伍。”

十月三十日那家報紙登載了美聯社紐倫堡電，大意說匈牙利僑民青年三十人離開德國，前往參加反革命叛變。

一二五．倫敦泰晤士報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論稱：

“匈牙利貴族紛紛從世界各地的夜總會裏跑出來相助，其情狀大有骷髏舞的意味。”

一二六．這還只是新聞界注意到的若干零星事實。未被注意的事實該有多少？

一二七．由於匈牙利當局及其他方面所作的調查，匈牙利境內那次叛亂的整個經過現在已經可以確定下來了。我們不準備在這裏細說其中的許多情節，因為這些都已經匈牙利政府在一共四卷的白皮書及其他官方文件與出版物中廣事披露了。任何人真要知道當時匈牙利的實情，只須查閱那些已經刊布的文件與事實就行。

一二八．不過有若干事實尤其值得注意。我們知道最近數年匈牙利的內部情形不十分圓滿。在法西斯叛變以前的期間，匈牙利人民政府正在採取步驟，糾正這種情勢。策劃叛變已久的反動階層知道，倘如匈牙利內部這種令人不滿的情勢能被迅速克服，他們便無法據以煽動事變，對人民民主政權進行攻擊了。因此，他們提前了他們武裝進攻人民政府的日期，深恐失去那個好機會。

一二九．這樣造成的情勢便被美國、聯合王國、法國及西德的外國特務抓住了。聯合王國、法國及以色列既已準備進攻埃及，所以它們盼望世界他處發生一個事端，以便分散大家對於它們行動的注意。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急於要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惹起一個事件，以便他們可以任意實行他們對埃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侵略計劃。匈牙利境內法西斯叛變與埃及的遭受攻擊所以會同時發生，便是爲了這個緣故。

一三〇．在叛變的初期，所有散佈流言，和組織種種挑撥行動等等屢試不爽的辦法都被使用了來在匈牙利全國各地開始搗亂。叛徒們最奸險的挑撥行爲發生於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當時突然露面的反革命分子竟對中央廣播電台前後的和平工人們開鎗射擊，同時並散佈煽動性謠言，說首先開鎗的是匈牙利警察。

一三一．美國宣傳機關一直都大事宣揚這種謊話，說兵士及警察開鎗射擊了手無寸鐵的人民，因而激起布達佩斯的武裝起義。甚至到現在他們還是這樣宣傳，實則書面證據已經證實，叛徒開始攻擊四小時後，電台的衛隊還沒有接到武裝抵抗的訓令，而在此時間內衛隊的官兵已有多名被殺害了。

一三二．有可注意的一點：參加叛亂的法西斯及反動分子都照事前製定配合好的計劃來採取行動，可見叛徒的領袖頗有軍事經驗。

一三三．進攻中央廣播電台以後，接着便進而攻擊其他重要的戰畧目標。於是其他廣播電台、火車站、電話及電報局、軍械廠、印刷廠及其他據點都同時遭受了攻擊。又爲擴大他們的隊伍起見，叛徒們並從監獄中放出數千普通罪犯及戰犯，而這些人便積極地參加了那次叛變。

一三四．但匈牙利工人在蘇聯軍隊的協助下——此項蘇軍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要求出來幫助匈牙利人民的——給予了反革命叛變以決定性的抵抗，其結果反叛勢力就開始動搖起來，因爲那個勢力具有反人民的性質，所以它不會得到而且也根本無從得到人民的支持。

一三五．在後來的叛變發展中，Imre Nagy 扮演一份奸詐的角色。現經確實判定，Imre Nagy 利用他身爲政府首長的地位，不獨不維護匈牙利人民的利益，反而出賣了人民的利益。

一三六．Imre Nagy 躲在動聽口號的烟幕之下，實際上却成了反革命隊伍的直接支持者。他不准許對叛徒採取任何斷然的行動，有幾次並且把在武裝衝突中被捕的反叛領袖也都釋放了。Imre Nagy 親身阻止把布達佩斯一個最大的反革命集團消滅掉，而布達佩斯當時便是反革命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他並且反對工人的要求，使他們得不到武器來抵禦反革命分子日益狂暴的行動。他同叛徒進行公開談判，鼓勵他們繼續作亂。

一三七．由於 Imre Nagy 及其從犯的背叛行為，反革命分子遂得保全他們本來必定歸於消滅的勢力，並且準備再度起來反叛。Nagy 及其從犯的背叛行為並且沮喪了勞動羣衆的勇氣，剝奪了他們給予叛徒一個決定性打擊的實際機會。

一三八．Nagy 不僅剝奪了匈牙利工人對反革命分子作有組織攻擊的機會，而且准許那些由地下爬出來的反革命及法西斯分子可以完全自由行動。等到工人階級的組織事實上被趕入地下以後，大批資產階級政黨，便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於匈牙利的政治舞台。這些政黨的黨綱有的隱約表示但是多數却公開宣佈打算在匈牙利恢復資產階級及地主制度。甚至一個所謂“基督教陣綫”黨也組織起來了，其政綱的要點無非主張恢復帝制。這些復辟黨人都是遵照美國特務所擬定的計劃而採取行動的。

一三九．這些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摧毀人民民主國家的機關，宣布工人政黨爲非法，將其趕入地下，並且在“中立”的虛偽口號下，把匈牙利拉出社會主義國家的陣營，而要它同西方資本主義集團聯繫在一起。這些計劃的終極目的便是把匈牙利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在東歐的一個前進基地。還有大可注意的一點，聲名狼藉的樞機 Mindszenty，原是反動階層的另一爪牙，因犯叛國罪行而在監獄服刑，自從叛徒把他釋放出來以後，他在匈牙利政治上便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四〇．匈牙利反革命的真實性質，於一九五六年十月末蘇軍撤出布達佩斯後，更加暴露無遺。在 Imre Nagy 庇護下，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公開地展開白色恐怖統治。叛徒這種恐怖活動的目的是剷除匈牙利的領袖，使匈牙利的進步力量失去領導，以便他們可以任意實現他們建立法西斯獨裁的計劃。

一四一．匈牙利各地開始出現了最醜惡的私刑行為。法西斯暴徒攻入人家的居室殺害婦女、兒童及老年人。就像過去法西斯統治時代一樣，反猶太主義及沙文主義風動全國，而 Horthy 分子的報仇口號以及要求近鄰各國土地的呼聲也公開出現。成百的匈牙利愛國人士，在匈牙利城市村鎮的街頭上，被人吊死並且殘酷地撕碎。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匈牙利和平人民如何在法西斯強盜手中慘遭血腥報復的可怖照片。

一四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紐約美國人日報（New York Journal-American）的通訊員對

於叛徒在布達佩斯一幢房子裏所作的暴行有過以下的記述。他說他們搜查了那幢房子，從其地窟中趕出政治警察約二百名及他們所追尋的其他人物若干人，當這些人逃越方場或從房子的出口向附近的多瑙河逃竄時，他們便開鎗射擊。他們大約射倒了一百五十人。在這個通訊員到達那個地方時，有些中彈的人尚在人行道上爬行。

一四三．倫敦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通訊員也在同一期間寫道，叛徒們把在一座建築物內找到的男男女女全數吊死，其中包括一些“善良的共產黨員”及若干支持 Nagy 內閣的人物。那個通訊員又說，這些人被吊在窗上、門上、燈柱上、以及一切可以吊死一個人的地方，甚至普通人民也有被吊死的。

一四四．匈牙利公民數千人被送進監獄，其中大多數人都在那裏受到了極殘酷的虐待。幸因蘇聯軍隊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及時干涉，這些人得免於處死。當時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已經成立，蘇聯軍隊是應那個政府的要求而出來幫助匈牙利愛國人民的。

一四五．然而我們却聽見有人從這個講壇說，匈牙利政府粉碎法西斯叛變，依照該國法律懲治那些殺害了千百無辜人民的叛徒，是違反匈牙利和約規定的。比那更要荒唐可笑的指責實難想像。

一四六．現在那些爲窮兇極惡法西斯強盜們辯護的人，不論他們願與不願，事實上便是爲這些強盜的暴行辯護。同時這些人彷彿不知道和約第四條的存在。該條規定如下：

“匈牙利既已遵照休戰協定，採取措施，解散匈牙利境內一切政治、軍事、或同軍事之法西斯式組織，並解散所有從事敵視聯合國宣傳，包括修改主義宣傳在內之其他組織，今後對於此類以剝奪人民民主權利爲目的之組織，不得容許其存在及活動。

一四七．由這一條的文字看，可見匈牙利工農政府之採取斷然措施，粉碎那次反革命叛變，並防止將來再有任何同類的法西斯活動，非但沒有違反匈牙利和約，反而是嚴格遵守那個和約的規定。故對於進行那次血腥的匈牙利叛變的法西斯分子，企圖在此地加以袒護，是同禁止法西斯組織在匈牙利復活的和約相違背的。

一四八．再者，雖然有些代表企圖在報告書中及在此地把 Imre Nagy 形容成一個不幸的犧牲者，但他本人鼓勵各種法西斯及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倒違反了和約的規定。

一四九．現在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 Nagy 的一舉一動無不遵照外國發來的特別指示。這些指示有許多是由自由歐洲廣播電台直接傳達給他的，而那個電台在叛變發生以前及發生期間都是組織此次武裝反革命事變的美國人賴以傳達指示的一個主要機關。例如十月三十一日，一個曾任 Horthy 時代陸軍上尉的 Julian Borsanyi 便化名為 Colonel Bell，在自由歐洲電台廣播，要求把國防部交給所謂“自由戰士們”。Nagy 奉命唯謹，連忙任命了一個 Horthy 派的軍官 Maleter 為國防部長。

一五〇．在同一天，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又廣播另外一些指示，說華沙條約應當廢除，匈牙利應當聲明退出該項條約。反復無信的 Nagy 集團又連忙服從這個命令，這樣一來，便蔑視了匈牙利的憲法，違反了匈牙利人民的基本利益，其目的顯然是要摧毀匈牙利所建立的人民民主制度。根據書面證據，現已可以確定 Imre Nagy 曾同布達佩斯美國使館建立直接接觸並由那裏接到指示。再者，他在奉行那些恢復匈牙利資本主義制度的計劃時，表現得那樣熱烈，以致他的主子也怕他攤牌太快了。

一五一．關於這一點“新聞記者”(The Reporter)雜誌通訊員 Edmond Taylor 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期上寫道：

“美國代辦已奉命趨訪總理 Imre Nagy，勸他在蘇聯軍隊未撤出匈牙利以前，至少也當對於西方國家表示一種畧懷疑忌的態度。”

一五二．我所提到的這些事實，以及我對於事變經過的敘述，都已經文件、目擊者的證詞及其他可靠方面的資料證實了。許多研究過匈牙利情勢的公正的外國觀察家，包括從西方國家來的觀察家在內，所發表的聲明也都證實了這些事實。

一五三．例如在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間，有一個蘇格蘭礦工工會代表團訪問了匈牙利，他們根據親身觀察和同匈牙利人民談話的結果，曾將匈牙利事變加以仔細研究，並且提出一篇詳細的報告。

一五四．那些蘇格蘭礦工說，他們的報告書“是同工人及各方面人士舉行許多鐘點的問答和談

話後所作的摘要”。我們很願請大會各會員國注意這些來自英國工人階級的公正觀察家所得到的結論。他們說：

“所有我們遇見的人民，無論是礦工或其他工人，都一致認為蘇聯軍隊並沒有侵畧。相反地，他們說 Kadar 政府請蘇軍干涉以便粉碎反革命是正確的。我們詢問的人無不堅信無疑，認為反革命的確是要劫持政府，摧毀社會主義的匈牙利。事實上，許多人都說，蘇軍只要晚到兩天，我們今日所見的匈牙利便已經被摧毀了，其結果犧牲性命的人還要多些。

“從報告書中所提及的五一勞工節遊行情形看，我們益加相信匈牙利工人是擁護他們的政府的……

“根據這些情節，所以我們代表團全體同人要一致聲明，我們深信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示威演變成了反革命。”

一五五．我所提種種關於反革命事變發展經過及其真實性質的事實自然是所謂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各委員所知道的。然而該委員會却提出一篇報告書，其唯一目的就是想法證實美國宣傳機關對匈牙利事變所散佈的說法。委員會提出一個長編巨帙的報告書，顯然以為只要頁數多，便可以造成曾經刻苦工作的印象。

一五六．由報告書資料的蒐羅方法便可顯見報告書的可信與不可信。委員會從那裏得到報告書的資料呢？這些資料主要的是從那些畏罪逃出匈牙利的賣國賊得到的。就是在這些人中，也還是經過了一番仔細挑選的功夫，這是報告書自己說明了的。委員會報告書的主要根據就是 Kethly, Kovago 和 Kiraly 三個賣國賊的捏造，他們對於問題的回答已經美國宣傳機關廣事傳揚了。委員會並曾質詢了這三個賣國賊所推薦的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物和美國及若干其他國家情報機關所挑選的人物。然而大約是因為這些人聲名狼藉的緣故，所以委員會不願公布這些偽證人的名字。

一五七．至於是誰指揮委員會工作的問題，可由下述事實得到一個明白的說明：委員會的資料有一大部分是從美國、聯合王國、法國及其他國家的政府機關，換句話說是從應對匈牙利反革命叛變負主要責任的政府得來的。在聯合國史上，它的一個機關這樣無恥地利用一羣會員國來對聯合國其他會員國進行敵對宣傳的例子，實不多見。UNOG Library

一五八．委員會在報告書內竟作驚人之論，說蘇聯政府及匈牙利政府縱然提供資料也不會改變委員會的主要結論，這就顯明地透露了委員會所表現的公正程度。

一五九．委員會遵從了美國國務院的政治訓令，想設法證明匈牙利的叛亂是甚麼“自發的舉國起事”，並且企圖使世界輿論忽視西方國家反動階層對匈牙利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作出的挑撥性罪惡行為。故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在那次叛變中所起的挑撥煽動作用雖已引起世人的憤懣，但委員會在報告書中事實上却替它辯護。關於自由歐洲廣播電台，美國之音及美國其他宣傳機關的罪惡活動的許多事實，委員會各委員假裝不知。

一六〇．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委員會各委員顯然太過火了。在過去一年中，世界各國的報紙登載了無數的文件，證明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及美國其他宣傳機關不僅在組織那次叛變上而且在指揮及推動那次叛變上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一六一．例如若干美國報紙——我援引美國報紙是因為這些報紙比較近便些；我們畢竟是在紐約討論這個問題——尤其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在十一月十二日及其十三日登載了美聯社的一篇報導，其中即曾這樣描寫自由歐洲廣播電台：

“我們從自由歐洲廣播電台聽到一些節目，其熱狂的聲調及其要求起而反抗的拚命呼號的確為害不小。最後幾天便有許多匈牙利人對我們說：這些廣播引起了流血。”

一六二．從這些和許多其他的事實看，無論美國宣傳機關或這一大本報告書的作者們怎樣努力，顯然也無從掩蓋美國國務院出資辦理並且指使的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及美國之音對於匈牙利事變應負重大責任的事實。

一六三．報告書的作者用了許多篇幅來記述匈牙利境內人權橫受所謂侵害的粗製濫造故事。他們把當時美方宣傳所散佈的謠言悉數收羅在報告書內，有時他們獨出心裁，甚至還要青勝於藍。我們在其中看到了虛構的放逐故事。關於那些因在反叛期間作惡多端而被匈牙利人民法庭處以應得之罪的法西斯份子，報告書則有種種表示悲歎的記述。另一方面，報告書的作者對於叛徒們在攻擊人民當局時的血腥暴行便不肯多費筆墨來記述了。冷酷到了

是非不問的程度，他們提到當時發生的私刑事件不過寥寥數語就過去了。

一六四．然而報告書的作者既擔任了一樁勞而無功的工作，要把匈牙利反革命叛變寫成“人民革命”，那末，從他們筆下自難期望有別的表演。報告書中充滿了“人民起義”、“革命”、“爭取自由的鬥爭”等等响亮的言辭。報告書的作者顯然以為只要他們宣稱國際反動勢力所組織的反革命叛變是一個革命，他們便可以混淆人們的視聽。這本是可恨的法西斯獨裁者抓住政權時用以欺騙人民的慣技。我們知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曾自稱為革命家，稱法西斯的攫取政權為革命。希特勒的黨甚至還自稱為國家社會主義黨。

一六五．但是這種煽惑手段，無論誰來玩弄，也是不能持久的。人民早已學會如何識別這種手段及如何揭破它的假面具了。而且報告書的作者在討論去年匈牙利事變時無論怎樣努力，也決不能欺騙世界輿論，說昔日做希特勒和 Horthy 嘍囉，現在充美國反動階層鷹犬的那些人已經搖身一變，成了革命家，並且說他們那種充滿血污的罪行是對匈牙利人民有利的一大恩典。

一六六．可惜聯合國祕書處的機構竟經祕書長默許，也被捲入了這個利用委員會報告書來達到美國宣傳目的的運動。遠在大會尚未審查報告書之前，祕書處便將它廣事分發，並用聯合國廣播電台，發布特別新聞，將報告書內容大加披露，其孜孜努力情形未免可疑。

一六七．報告書的作者重複完全無稽的謊言，藉以中傷蘇聯軍隊，那個企圖是不會發生效果的。這種謠言顯然荒唐不經，所以我們無意在此詳予評論。報告書的作者也決不能掩蓋蘇聯及其軍隊在匈牙利工人對抗法西斯暴徒的鬥爭中出而予以援助乃是履行一項國際義務的事實。無論他們怎樣努力，無論他們費了多少筆墨，他們要想指摘蘇聯軍隊為履行其對於匈牙利工人的兄弟義務而在匈牙利採取的行動，他們也是決不會成功的。

一六八．一九五六年十月及十一月，蘇聯提供兄弟協助，使匈牙利人民得以免於巨禍，保全了他們百年來在反奴役鬥爭中得到的自由與獨立。蘇聯人民作出這種犧牲是為了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為了和平及社會主義的一般利益。這樣他們便防止了法西斯獨裁會在匈牙利建立起來的危險，並且防止了法西斯分子對於匈牙利人民成千成萬優秀

子女採取殘酷報復行為的威脅。幸而依照華沙協定駐紮在匈牙利的蘇聯軍隊，會應匈牙利政府的要求，採取了行動，所以法西斯獨裁政權在匈牙利復辟的真正威脅得告祛除，而某些方面在中歐造成一個戰爭新溫床的危險亦被杜絕。

一六九．有人企圖在此地討論蘇聯軍隊駐紮在匈牙利的問題。蘇聯代表團認為必須堅決拒斥這種定要聯合國討論此事的企圖。這個問題乃是一個只有匈牙利及蘇聯兩國政府有權處理的問題，不能依照 Mr. Lodge 及某些其他代表的意願來解決，而要依照匈牙利勞動人民及所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利益，在他們現行平等權利的諒解基礎上，加以解決。解決時當顧及他們的安全，以便保障他們各國人民和平工作的正常情況。

一七〇．蘇聯軍隊依照華沙條約暫在匈牙利駐紮，主要是由國際情勢——北大西洋侵略集團的存在，西德的重整軍備，及該國報復主義者的日益囂張——促成的。同時，美國及北大西洋組織的其他各國，在接近社會主義國家疆界的外國領土上，建立基地，駐屯大軍，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活動，使裁軍及取締原子武器的協定無從締結，也是蘇聯軍隊暫時駐在匈牙利的一個原因。

一七一．有人企圖在此地詆毀蘇聯的外交政策及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相互關係，尤其是蘇聯和匈牙利之間的關係，也是注定要失敗的。那種企圖並非出於偶然。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一致已經是帝國主義干涉家的不可超越的障礙。這些國家對於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人民的利益防護唯謹，反動階層各個擊破這些國家的企圖全屬徒勞。

一七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是以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國家獨立、主權，不干涉彼此內政及兄弟協助諸原則為基礎的。這種互惠關係只能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它們一心一德努力爭取人類的迅速進展，和平及安全的鞏固加強，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順利發展。這便是蘇聯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關係及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基本原則。

一七三．自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蘇聯已給予匈牙利人民大量協助，助其建立社會主義。這種協助的方式計有最優惠條件的貸款，工業設備的供給，專家的服務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提供。

一七四．蘇聯與匈牙利間的經濟關係係以兩國彼此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可是和資本主義世界常見的情形不同，蘇聯之給予匈牙利人民大規模經濟協助並不是為了出脫剩餘物資；它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幫助匈牙利友邦，完全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偉大原則為依歸。

一七五．為了推行這些原則起見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其他各國曾在反革命叛變粉碎之後，大量協助匈牙利人民去進行他們的復興工作，以期消除那次叛變所造成的後果。

一七六．這些事實證明，美方宣傳，尤其是 Mr. Lodge 散佈的謊話，同實情完全不符，其目的無非是要欺騙世界輿論。特別委員會報告書把這些謊話照樣列入，不用說，便是為了同樣顯而易見的目的。

一七七．現在美國侵略分子仍想利用聯合國來作工具，干涉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內政，達成其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狹隘自私目的，這次在本屆大會提出的特別委員會報告書便是美國侵略份子尚未放棄此種努力的一個顯明徵兆。這個委員會的活動既不符合聯合國的原則，也沒有協助匈牙利人民的作用。這種活動只破壞了聯合國的威望，把國際局勢更加惡化起來，因而又使世界和平受到一種新威脅。

一七八．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發動這個攻勢的人之所以要設立這個委員會並且為之鼓吹喊叫，顯然是想繼續努力轉移聯合國的注意力，使其忽視當前國際局勢上的真正問題以及他們自己在近東、中東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侵略行動。

一七九．這些有關委員會工作及報告書的叫囂，已引起世界各地進步分子的憤怒。匈牙利工人們對於這種以聯合國名義來干涉他們主權國家內政的行徑，提出了憤慨的抗議。工人、農人及智識份子在匈牙利全國各地舉行的羣衆集會上同聲斥責對匈牙利人民組織這個卑鄙運動的那些人。那些人組織這個運動為的是要在匈牙利組織新的反革命冒險。

一八〇．但是這個運動的組織者應當切記，匈牙利的工人早已明白了去年匈牙利事變的真正意義與經過。美其名曰聯合國特別委員會報告書而實際不過是一派謊言與謗詞的作者，如果以為他們拿他們的捏造之辭便可以騙人，是注定要失敗的。他們關於匈牙利事態經過的粗劣假話已引起了匈牙利工人的正當憤怒。現在匈牙利工人紛紛要求聯合國停止匈牙利問題的挑釁性討論。

一八一。蘇聯代表團要請大會各會員國注意：特別委員會的活動，正如同以前關於匈牙利問題的討論一樣，對於聯合國的聲望已有嚴重損害。現在我們要討論某些方面繼續利用聯合國，對匈牙利內政橫加干涉，並把聯合國變成美國外交政策工具的種種企圖。我們所指的特別是在美國國務院裏面擬好而現在拿來強迫大會接受的那個決議草案。蘇聯代表團堅決反對這種利用聯合國、違反憲章、損害

國際安全的行徑。我們認為我們必須鄭重指出，對於這種不堪容受的情勢應負主要責任的是美國的反動份子和支持美國並且一同參加這種對全世界都有害的可恥勾當的那些人。

一八二。蘇聯要求大會制止這種危險的政治把戲，把所謂匈牙利問題剔出議程。

午後五時四十五分散會

第六七一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Prince WAN WAITHAYAKON (泰國)

議程項目六十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大會第二緊急特別屆會所審議之問題(續前)

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報告書 (A/3592)

一。Mr. MAGHERU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要說明它是反對重行召開大會第十一屆會再度審議所謂匈牙利問題的。

二。羅馬尼亞代表團正如同若干其他代表團一樣曾在第十一屆會中多次表示將所謂匈牙利問題列入大會議程，舉行關於該問題的討論以及所通過的各個決議案均係干涉一個會員國內政的企圖。這些企圖是違反憲章的精神與實際規定的，並且祇能使國際關係惡化。

三。在某數集團所進行曲解匈牙利問題的若干企圖中沒有一項可能改變主要的事實，就是說：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的一個時期內，在我們都明瞭的情況下，匈牙利曾發生一次反革命法西斯事變，這次事變是外來力量所發動及支持的，旨在破壞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國內秩序。

四。匈牙利政府所發表的文件——甚至當時在匈牙利的西方報紙的許多代表們所作報道——均確切證明有武裝隊伍在美國領導的某數西方國家的間諜及破壞組織的唆使及直接支持下依照預定計劃襲擊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各國家機關；關於這種行動的

許多實例業經向大會提出。本人僅欲提醒各位美國國會業已通過撥款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法案一項，以供這種活動之用。

五。在領導這次反革命活動的人中間有許多是出名的法西斯主義者、戰犯、及普通罪犯，掠奪者及盜賊，連同對於他們的國家為叛徒的反動份子。我們知道有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幾乎四千戰犯及九千多普通罪犯及不法之徒均立刻加入反革命集團，並幫助增加了對設法維持秩序者及和平公民所施行的恐怖行為。

六。我們所不能疑為同情社會主義的許多西方國家報紙機關均承認確有利用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境內活動，而由美國主持的自由歐洲電台從事煽動，以及利用派遣間諜、破壞者及恐怖份子並輸送武器支持在匈牙利活動的隊伍等方法來參加此次事變的情形。

七。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匈牙利人民在蘇聯盟國友好協助下最後粉碎了叛變力量，並在卡達爾政府指導下恢復了該國的秩序。

八。根據憲章及舉世承認的國際法規則，沒有人可以否認匈牙利政府與人民有絕對主權來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其中可能包括請求一友好國家保衛其國內行政防止重建法西斯政權陰謀的措施在內。

九。很明顯的，倘若我們准許一個國際組織討論屬於各主權國家管轄範圍內問題，如憲政制度，國家的行政以及它們在保衛合法建立的秩序而擔負的各項任務，那末煽動各國內部變亂的事件將無止